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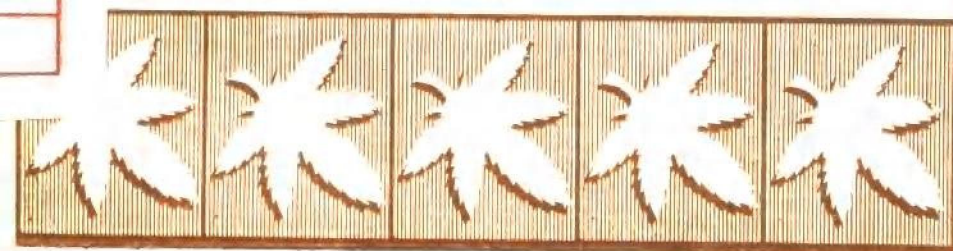
47326 2

夏衍《赛金花》 资料选编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学参考书

一九八〇年五月

3.6



BT 54 101

I 206.6
20

目 录

历史与讽喻	270	夏 衍 (1)
剧作者言		夏 衍 (6)
“这也是生活” (节选)		鲁 迅 (6)
谈《赛金花》		茅 盾 (7)
赛金花论		何典 (茅盾) (10)
《赛金花》座谈会		诸 家 (13)
《赛金花》的演出		郑伯奇 (24)
《赛金花》座评		钱亦石、阿英、沈起予等 (25)
从各种诗词杂记说到夏衍的赛金花		寒 峰 (33)
赛金花公演小评		若 英 (39)
读《赛金花》剧本后		庸 (40)
一九三六年的戏剧		
——活时代的活记录 (节选)		张 庚 (42)
看《赛金花》后 (节选)		麟 (44)
赛金花剧中侮辱中国人部份引起的纠纷		张道藩 (45)
赛金花被禁		尔·之 (48)
《赛金花》剧本的写实性		周煦良 (50)
中宣部长和熊佛西氏谈禁演《赛金花》之		
辩说忆记		A 记者 (56)
赛金花的风波		艾思奇 (66)
夏衍剧作论 (节选)		周钢鸣 (67)
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 (节选)		夏 衍 (70)
题材·主题 (节选)		夏 衍 (70)
左联时期的剧作 (节选)		陈瘦竹 (71)
现代文学专著对于《赛金花》的论述		(72)
历史沧桑《赛金花》		《南国戏剧》评论员 (75)
应当重新评价《赛金花》		洪 道 (80)



A 790663

. 1 .

我看过《赛金花》	吴仞之 (84)
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节选)	柯 灵 (89)
辽宁大学中文系七八年级开展《赛金花》	
专题讨论(摘录)	《语文教学参考》通讯员 (92)
从《赛金花》想到《羊脂球》及其它——对柯灵	
同志《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	
的几点异议	王汝惠 (94)
《赛金花》的政治倾向应该肯定	王大路 (100)
谈谈对《赛金花》的评价问题(节选)	祝一寰 (108)
评《赛金花》	代 一 (110)
夏衍与赛金花(摘录)	董立甫 (120)
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	陈则光 (124)

附 录

《赛金花》(剧本)	夏 衍 (146)
自 序	熊佛西 (204)
《赛金花》公演感言	熊佛西 (207)
赛金花本事(节选)	刘半农、商鸿逵 (209)
赛金花遗事(节选)	杜君谋 (212)
赛金花外传(节选)	曾 繁 (225)
赛金花故事编年(节选)	瑜 寿 (233)
沪四十年代剧社公演赛金花	张次溪 (234)
东亚病夫访问记	魏绍昌 (236)
十九世纪末期国际大丑闻主角赛金花自述	
……原载香港《广角镜》(1980.2.6)第89期	(241)
关于帝国主义侵略联军在中国大肆抢劫的	
报 告	瓦德西 (259)
论瓜分中国事	瓦德西 (263)
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通谕天下旨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266)

历史与讽喻

——给演出者的一封信

夏 衍

××兄：信收到了，我那贫拙的习作在您的导演之下有一个上演的机会，这在我当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了，感谢您对于这作品的诚挚的批判，更想借这个机会粗率地回答您所提出的几个疑问。

第一，您说这作品最大的缺点是在不曾正面的说明庚子事变的历史的意义，不曾充分地剖析义和团发生的原由，单描画了几个事变中的人物的容貌，而使历史的事件退处到背景的地位，所以，您以为“既经接触到这个伟大的悲剧的时代，就该抛开赛金花个人的故事，而正面的去描写这一个时代。”

在答复这一个问题之前，我得简单地说明这习作的作意。去年深秋，我在一个北国的危城里面困处了两个月之久，在当时的那种急迫惶遽，可也点缀了不少喜剧材料的空气里面，使我惊异地发现了李伯元三十年前在《官场现形记》中所描写的人物，依旧还活生生的俨然存在我们的前面；我将这种印象讲给居停的房主人听，他就很兴奋地和我讲述了三十七年之前他所经历过的庚子战后的情景。对于这种毫不思索地可以唤起的“联想”，自不免有了很多的感慨，于是我

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

因为最初的着想如此，只想对于那些愿为奴隶和顺民的人们加以讽刺和诅咒，所以在性质上说，这习作只是以反汉奸为中心的奴隶文学的一种。高踞庙堂之上，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固然同样的是作者要讽刺的奴隶，就是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我也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我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象，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我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常的女性。我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一些人性！

为着要使读者能够在历史人物里面发见现今活跃着的人们的姿态，也可以说是为着要完成讽喻(allegory)的作用，我于是避开烦琐的自然主义的复写，而强调了可以唤起联想的，与今日的时事最有共同感的事象。但是，构成历史的各种动因，是复杂而错综的，我们不能将历史的诸种动因固定化和一样化起来，我们该从历史的流动过程里去，而把握历史事象的发展讲庚子事变，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中日战争之后的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紧，清朝威势的失坠，外国资本和以

宣教师为先锋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腹地，政治腐败，教民凭借洋人势力，勾结官厅，压迫民众，于是在满清暴政下面重压着的贫民大众，从民族的仇恨，邀起了“反清灭洋”的反抗，可是这种运动只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迷信神权，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它形成了一种群众力量之后，就被封建的统治所在利用，换上了“扶清灭洋”的旗帜，而变成了替几个清室贵族争夺领导权的工具。结果，因为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没有组织，不懂策略，所以在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反抗，在国外招致了八国联军的攻击，而终于遭迁了惨痛的失败。在这整个历史事实里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紧，满清政府的愚昧无能，和在这种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凌虐同胞和谄媚外人的“风气”，很和我们目下生存着的现状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是当时帝国主义的性质，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关系，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政治经济状况，人民文化程度，民众组织力量，……显然的已经和目前情势不一样了。现在，这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在讽喻，而讽喻史剧的性质上就需要着能使读者（观众）不费思索地可从历史里面抽出教训来的“联想”。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八国联军联想到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友邦”，从李鸿章等等联想到为着保持自己的权位和博得“友邦”的宠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鲜血作为进见之礼的那些人物，但是，我却绝不希望读者从原始的农民暴动联想到目前的民族自卫运动，更不希望读者从那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的失败，联想到救亡自卫的前途。

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在写作过程里面惶惑了许久。道路，是决定了的，第一，从作者的观点，分出更多的篇幅来分析庚子事变的成因，叙述他的经过，和批判他的错误，第二，那就是简单地说明了义和拳的成因之后，就集中

力量来强调事变里面和目前情势有共同感的几个因子，而意识地避开了对于目前救亡运动没有推动作用的那些事象。您对于我的希望是前者，而我终于定了后者的路了。原因，只是为了假使走前者的路；那不仅方法要从讽喻史剧改为正规的以批判为原则的史剧，就是题名也非从《赛金花》改为《一九〇〇年在北京》不可，因为，这已经完全是别一个性质不同的戏了；假使依旧维持原有的 plot 不变，那么全般的处理事变也许会形成伤害作品的“多余”，不强调某一些动因而只概念的处理全般，那就会使读者联想到作者所不希望他们联想的方向。我不抛开《赛金花》个人的故事，而只画了一幅面目不很凸出的庚子为背景的奴才群象，原因就在这么一点。承朋友们帮助，替我陆续的蒐集了许多关于拳乱的史料，我未来还想再写一个正面的处理事变的剧本，可是为了上述的原委，使我觉得既然同样的“写失败的历史”，那是在明快地激动观众之点，无疑的刘永福台南抗敌的历史，要比庚子的题材好得多了。上次和您讲起的《明末遗恨》的计划，我想将李闯写成自由万岁中的 Villa 一般性格的农民暴动的首领，将吴三桂写作宁愿送给敌人，不愿让给家奴的民贼，但是同样的为着要避开有不良效果的联想，我不愿象普通小说戏剧一样地将大量的同情，寄托在一个无能的崇祯帝的身上。

第二，是夸张了的讽刺是否损害作品真实性的问题。在这一点，我的态度已经说明在上述的作意里面，我为着要对那些在危城中活跃的人们投掷最难堪的憎恶，自不能不抓取他们的特徵而加以夸张的描写，我要剥去他们堂皇冠冕的欺瞒大众的外衣，而在观众面前暴露他们“非国民”的丑态。对于真实性的问题，当我计划这作品的时候，曾在东京出版的杂志《织近》上面读过一篇江森盛弥氏的论讽刺文学的文章，

他以为决定讽刺文字之艺术价值的客观的真实性，应该有三个主要的条件，就是第一，讽刺不应局限于私人的怨恨，而一定要有一定阶级之舆论的拥护；第二，讽刺不单单突击部分的弱点，而一定要深入对象的本质；第三，讽刺的支持者应该是在历史的新的登场者的舆论。我同意这种见解，而素朴地引出一个结论，就是：只要立脚在和现实矛盾的发展相对应的一个现实的根据上面，那么即使在方法上取了夸张，空想，拟态，乃至浪漫架空的手法，在效果上依旧可以对观众给以真实的感动。在海涅的许多政治的抒情诗里面，他常常用他独特的浪漫主义的手法，将读者引进架空的世界里面，可是在批判现实和对丑恶投掷丑恶之点，依旧能使读者感到“德国冬天的故事”中的真实性的。至于习作《赛金花》里面的讽刺是否超过破坏真实的程度，那是只能在上演的反应里面来判断了。

第三，是关于演出的方法，对于这一点，假使您能同意我上述的处理历史的态度，那么我希望能够不拘泥于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而创造作一种适应于讽喻史剧的新的形态。强调和我们有共同感的事象，而省略不必要的描写，明快和沈痛，这是我所期待的效果，为着这种目的，不妨采取单纯化的“表徵的”舞台装置，而将更多的注意集中在音响和照明方面。

仓卒中写了这些，当然还有欲言未尽的地方，希望您能给我更深入的批判。

四，三十。

选自《文学界》创刊号(一九三六.六)

剧作者言

夏衍

编者先生：

宠邀谢谢。戏还没有看过，所以对于演出和演技，我没有意见可以发表，我正很想知道朋友们的高见呢。关于剧本，我觉得有点惶汗，为大概是大家期待国防戏剧太切的原故吧，许多人就加上了这样一个名字，实在，我只打算画一张“汉奸群象”的漫画罢了。用国防戏剧的尺度来看，这是会失望的。据朋友们说，“卖座”很好，我在就心，不知道这样的写法能不能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所爱好？在等着诸位的意见和指教。

摘自1936年11月24日《大晚报》

“这也是生活”……（节选）

鲁迅

……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见人即加以攻

击；到得自己能走动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依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

摘自《鲁迅全集》第六卷、P487。

谈“赛金花”

茅 盾

《赛金花》，先被称为“国防戏剧”，后来又说不是了，而是“历史的讽喻”。“历史的讽喻”，这名词大概是新造的罢？可是也费解。《赛金花》的“故事”取材，主要的是《孽海花》，但《孽海花》本非严格的历史小说，《赛金花》剧本不自居为历史剧，这是对的；又《赛金花》剧本中虽有些讽刺，但又不全是讽刺，所以也不能称为讽刺剧。历史与讽刺两者各取一点，也就是“历史的讽喻”这一名号之所由来罢？

然则《赛金花》的政治的意义实在也就颇觉“微妙”了。剧本的最后评价须待上演以后，而《赛金花》是公演过的，现在就从我看了这剧公演时观众对于“历史的讽喻”这“微妙”的作用所起的感应如何，先说几句话。

我去看的那一晚，是公演的第四或第五夜，上座极盛，

演员很卖力，——有几位演员实在能做戏，给这剧本生色不少。然而自始至终，大多数观众对于那“微妙”的“历史的讽喻”似乎未能领会。我记得那晚上观众座充满了笑声的，凡二三次。这都是在第四场开头秀才打起调子背《阿房宫赋》时，观众笑了；俘官（魏邦贤）连磕响头时，观众大笑；两位封疆大吏（直隶布政司和按察使）争辩互诤的时候，跪在那里甩著马蹄袖私相诟评也引起了若干笑声。那晚上又有两次鼓掌。一次是在第三场末了，赛金花忿然对德军官说：“不准动我的手！这只手，握过你们飞特丽皇后的手的。”又一次在第七场末了，刑部差官（即前记之魏邦贤）查抄赛金花财物时，赛金花骂他是“不要脸的狗”，魏即反口道，“跟红毛子睡觉，要脸吗？”后一次掌声比前一次又响又久。

观众那两次哄笑，显然因为秀才摇头摆尾背文章和俘官磕响头是近于“低级趣味”的所谓“噱头”。从笑声中，我感到剧作者所自居的“讽喻”到了观众这边却完全变了质。至于那两次鼓掌，我听了简直有点骇然。但是我也能够了解观众的鼓掌的心理：他们是来看“赛金花”的。

我又问过别人，“结论”也大同小异；第四场开头那些小动作似乎竟是公演时期大多数观众所最赏识的东西。这是因为观众的程度太低呢，还是因为那所谓“历史的讽喻”实在太“微妙”了一点？

据我的观察，根本原因大概是在剧作者写作之前对于这剧的主题自己也未把握到中心。他写作的当时，大概是打算以赛金花中心写成“国防戏剧”，但是越写越“为难”了，——因为把赛金花当作“九天护国娘娘”到底说不过去，于是眼光又转到李鸿章的“外交”上去。他虽然想避免赛金花帮助外交的那种太滑稽的说法，而在第五场中写出李

鸿章之利用帝国主义自伙里的矛盾；然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太不充分，以写得不够，而至在第六场写赛金花劝克林德夫人，依然又忘不了赛金花的“九天护国娘娘”的身份。结果：要从赛金花身上解释出“历史的讽喻”来，自然太滑稽，只好另外去找了；赛金花公演期间我看见过一篇文章，似乎说“历史的讽喻”是指汉奸误国，那么，全剧的中心又到了主角赛金花以外，而第五场又成了全剧的枢纽了。

明明白白的，这样一篇“捉摸不定”的太“微妙”的剧本，给予观众的感应就只能是第四场开头的笑料，以及对于赛金花个人运命的关心而起的掌声而已。

然则《赛金花》剧本究竟有没有“历史的讽喻”呢？一定要找，自然也能找得，不过太零碎了些。例如第三幕中魏邦贤说“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又如第五场末李鸿章吩咐打电给甘、陕、河南、广东等省巡抚“指示机宜。”这些零碎的对话要解释为“历史的讽喻”也勉强可以，但是这些零碎的警句式的“讽喻”须得敏锐的（而且也须是前进的）头脑方能领会，大多数群众漠然无动。不从动作上去表现而乞灵于零碎的“警句”式的“讽喻”，是不能挽救全剧的气运的！

有人指出《赛金花》剧本给观众一个极不好的印象，就是把义和团写成杀人放火的“拳匪”。这一点太明显了，此处不必多论。有人又以为《赛金花》既以庚子事件为背景，似乎不应完全不写到义和拳的民族意识及其风靡的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剧作者准备时期的参考资料方面来说明。

《赛金花》剧本发表于《文学》时，剧作者附记着他的参考资料；看他那书目，就知道他是在研究“赛金花”而不是“义和拳”或“庚子前后”。这篇剧本受胎的时候就已经如此，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用赛金花为题材，倘使不是受了记赛金花的小说的迷，便是企图以这昔年名噪南北官场的女人作为号召观众的幌子。单写赛金花，或用赛金花为主角，并不是不可以；然而要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以赛金花为题材；终于会捉襟露肘。如果一定舍不得“赛金花”，那么，我们应当以写庚子事件为主而以赛金花作点缀。

我觉得义和团起后，清廷的王公贵人赞成义和团的，固然也有借此拍马随声附和的人，但也有真想反抗帝国主义顺应“民气”的人；后者的毛病是知识太欠，误信大师兄们的法术真有灵验。另一方面，反对义和团的贵官中既有洋奴性十足的媚外者，但也有颇具民族意识而不能相信邪教可以抵御枪炮的正人。“史料”尚未全逸，细心地研究可以找到这四方面的代表。如果从这里下手写一部关于庚子事件的作品，那么庶几乎在表现汉奸意识及民族的大悲剧构成的根因上都能切切实实说几句，即使要做成“历史的讽喻”罢，也不至于“微妙”到捉摸不定。

选自《中流》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赛金花论

何典（茅盾）

关于以赛金花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据我所知道的，除了最早东亚病夫的《孽海花》以外，有樊山老人的《彩云曲》；

前年才有商鸿奎的《赛金花本事》，去年又有夏衍的《赛金花》剧本；最近赛金花死后，潘毓桂的《赛金花墓表》，徐懋庸的《赛金花论》，先后发表出来，我都读过。至于林琴南的《京华碧血录》，那是写义和团事件，而附带的涉及赛金花，正如晚清许多文人笔记关于义和团而涉及她一样，既然不是拿她做主体，就用不着作为专篇算入了。

赛金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以为赛金花死后，盖棺论定，潘毓桂先生可以代表一派人的议论，徐懋庸先生可以代表另一派人的议论。潘先生在她的墓表里说：

宇宙间振奇之气锤于男者百数年而一见，

锤于女者盖二三十年而一见。

他从二三千年来举出的奇女子只有两个，一个是汉朝的明妃王嫱，一个是近代的赛金花赵灵飞。他在《赛金花墓表》的煞尾，再来一段墓铭说：

王嫱质美，以存汉祚。灵飞睟容，用弭夷祸。春明

块土，穷边草色。一例千秋，后先辉耀。呜呼休

哉。孰谓女色可以亡国？

不错，说赛金花是国家将亡时候的妖孽，固然不对，但一定要说靠她的“睟容，用弭夷祸”，封做“九天护国娘娘”，也未见得一定是她的光荣吧。

在另一方面，徐先生只取赛金花一生最有名的几件事情来做对象，研究其间的社会意义，这也要算最严厉，其实也算最公允，这里来不及详细介绍。现在要说的，只是徐先生对于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结识了联军统帅瓦德西，帮他办理军需，就“不可气地”把她看做“汉奸”。徐先生说：

也许有人要反对我，以为说赛金花是“汉奸”是太侮辱了她，她不是保护过北京民众，使他们少受些联军的蹂躏么？她不是在和议中出过一些力使克林德夫人答应让步么？照这样看来，她不是有恩于北京人，有功于国家的么？

对于这些质问，要请我的朋友陈子展先生来回答。陈先生说过，历史上有许多通敌的汉奸，都是以保全局部的地方的功劳去掩饰他们的罪恶的。近之如“一二·八”时的胡立夫，就曾表示，倘若没有他们，闸北的损害，一定还要巨大得多哩！

不过徐先生还很公道，他把她和某种汉奸比较起来，以为“她一面替敌人效力，一面也顾及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毕竟是还有几分可敬之处的。”

同时论赛金花一个人，有的要捧她做“九天护国娘娘”，有的要说她是“汉奸”，究竟是谁说的对呢？或者都对呢？或者都不对呢？可见要论一个人，就是“盖棺论定”也难。但是我想假如是一个会用思想的读者，读到许多关于赛金花的作品，再从社会意义上仔细研究赛金花的一生事迹，总不难做出一个比较正确或公道的结论来的。

据我的愚见，从来论赛金花的，如从科场跳出来的东亚病夫，虽说在《孽海花》里对她的浪漫行为不免有几点讥刺，究竟还是从她为妓为妾，即从妇女不幸的地位上寄与了不少的同情，这可以代表一般老新党的适当的见解。至如老牌才子樊山老人的前后《彩云曲》，还是玩的捧花旦捧象姑捧妓女那一套，那就不免有些令人肉麻。再如从洋场才子出身的刘半农，到了晚年仍然来捧一个迟暮的佳人结局，倒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又如以编著《性史》有名的一个洋博

士，来捧一个似乎在性欲上有些变态的，而且出过洋，能够说得几句洋语的浪漫有名的女子，也不为无因。可见一个人看另一个人，或者看一种事物，一不小心，总是容易把主观的思想或情趣反射到对象上去而不自知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

《读书》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1937年2月16日出版

《赛金花》座谈会

諸 家

主催者：剧作者协会

出席者：凌鹤 章泯 张庚 尤兢 陈明中 旅冈
徐步 龚川琦 陈楚云 贺孟斧 周钢鸣

记录者：周钢鸣

日期：一九三六年四，一六，下午

开始讨论：

周：在本月发表的《赛金花》这个剧本，想大家都看过了。这个剧本我们认为是在建立“国防戏剧”被提出后，第一次收获到一个很成功的作品。为了使得“国防戏剧”的剧作更健全坚实地成长，我们对《赛金花》这一剧作，应给以严格地和较高的评价。想来这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意义。大家已经看过，请发表意见。

贺：我还没有看过。

陈（楚云）：我现在正在看，想听大家的意见。

张：那么让我先来发表点意见吧！在我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曾在《大晚报》星期文坛上，写过一篇批评，我现在把那批评的意见重说一下：第一我觉得作者还没有把主题弄清楚，似乎是以赛金花个人作主题，又象是以庚子事件作主题。照现在看，作者是把戏的主题放在赛金花身上，背景是庚子事件，但令人看起来却成了两个主题。因为在作者处理这题材时就遇到一种困难，还是从严正的历史家的地位来挥动一枝史笔呢？或是站在讽刺家的立场来加以笑骂呢？结果作者取了后者。取了后者就必然从另一方面去发展，历史事件就非退到配景的地位不可。因此赛金花这人物出现了。现在这剧本成了赛金花的一段故事，然而不，作者绝不甘心它落到一个女人感伤的历史中去，于是有时候庚子的历史事件又突出在浮雕的背景之前来，因为这个原故，第七场没有庚子事件的背景，就多少给人一种不联贯的感觉，但仔细追寻，只能说，在庚子事件这条线索上不相属，而在赛金花故事上却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所以看上去又象完整，又象多余。第二在人物方面写得最成功的是赛金花，其次是李鸿章。其他的太简单图式化，因为许多人物不是从事件来表现他的性格，而只用对话的形式说出，这是不够把人物凸现出来的。第三作者的写作方法是 Sketch 的，没有更深刻地发掘出他们数千年来阶级传统的灵魂，内面的生活。在整个的剧的发展上是没有系统，不集中，不够力量。这为了作者要多多的取得讽刺的意义。固然这剧作在讽刺本身上很成功但整个戏剧行动上的散漫，还是因讽刺过分，分散了力量之故。